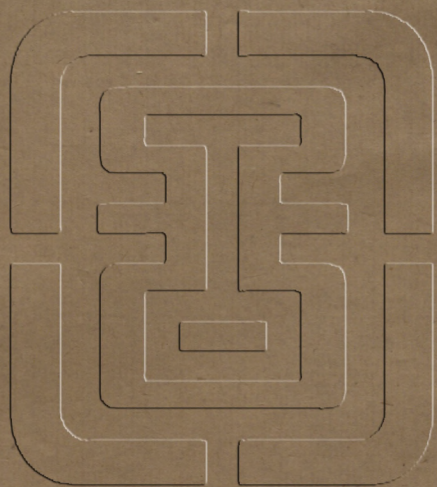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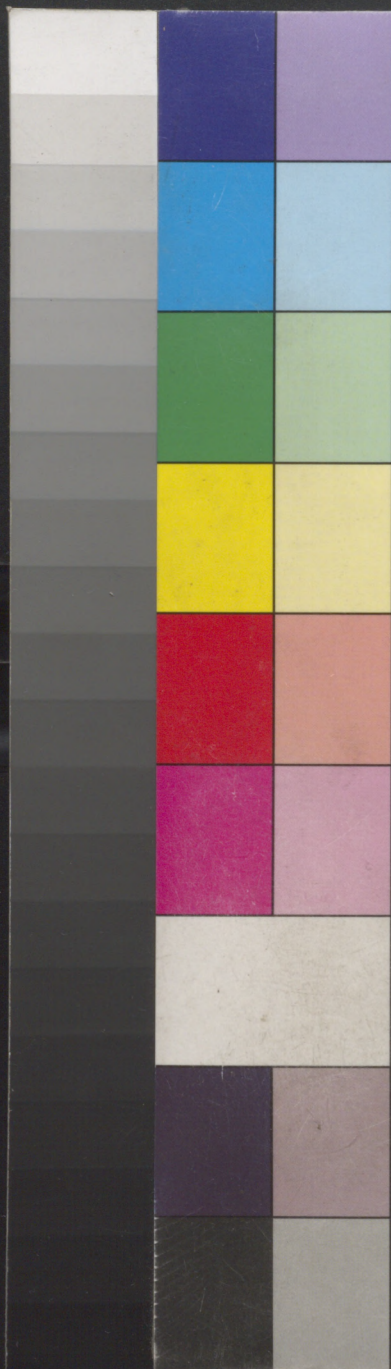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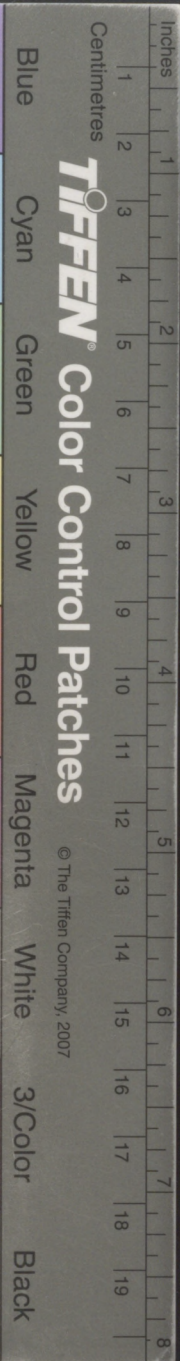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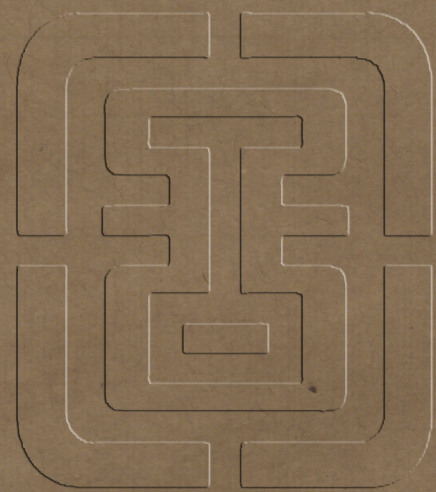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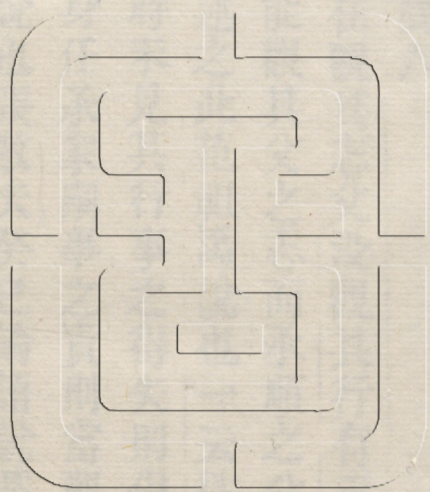
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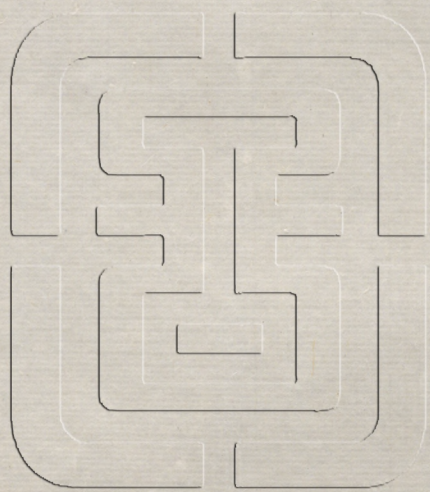


潛研堂文集

三







潛研堂文集卷九

嘉定錢大昕

答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

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揆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

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

其中而與二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

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  
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  
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  
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  
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  
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  
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  
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

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  
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  
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  
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  
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  
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  
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焉

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  
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  
何平叔俱不取

問愼而無禮則憇憇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憇當  
爲憇字之譌說文憇思之意荀子議兵篇憇憇然懼天  
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愼  
而無禮則憇之憇憇正字鯁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  
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  
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  
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  
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  
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  
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  
也不子夷狄而子中國爲禮至邶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

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信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蓋宣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

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緞飾孔安國云一人曰緞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緞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緞則緞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緞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練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練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練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練不作緞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為纁五入為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為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許氏說文無緇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為哉與爵聲近則緇纁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人緇字不知纁卽緇也纁爵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緇飾也

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為緇淺絳為縗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為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為縗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

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

下為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閔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為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為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為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

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為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為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為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

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情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

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

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  
飲食較之朱注為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  
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為不  
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為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  
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為飲器匏之為用亦多不特中流  
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  
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  
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  
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  
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  
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  
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  
志王充論衡引歿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北史  
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為孔子劉知  
幾史通引吾曰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為孔  
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為孔子宋書劉延孫  
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  
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

羣玉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糗為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為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黝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

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為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為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為句事嚴二字為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為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見甫田疏

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

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

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為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

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

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

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



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胥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

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

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復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

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芟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十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曰施分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宅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賜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  
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  
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  
成其為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  
侯為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為其母謂厭於嫡  
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  
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  
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簋蓋

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為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侯  
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  
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角謂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  
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  
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  
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為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  
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為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  
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散宜蓋古諸侯之國

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

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母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

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分修既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

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闕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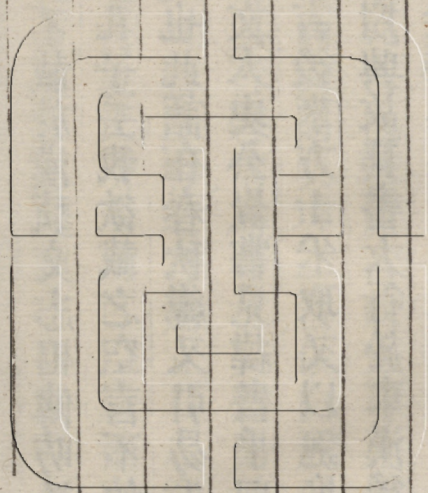
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啟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壘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也即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啟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壘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

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并其言之醇者一槩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潛研堂文集卷九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七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諸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藂郭景純以藂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蘗藂權輿與灌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



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  
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  
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睚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  
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睚卽郅  
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郅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郅可  
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郅字

問省緜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  
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  
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  
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緜字不見於經翟教授  
灑嘗引廣韻訓緜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  
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緜者器之善  
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  
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  
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顓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顓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  
云仁者靜故周顓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禧與畛祈連文畛

清石室文集卷十一  
為致告祈為求告禱為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為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雉氏注雉或作夷釋文云雉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為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

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為憂愁似曲

問倫敕之為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為勅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為勞斯為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為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

問翦簪之為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為齊鄭訓為斷皆失其旨古文簪从習習有勤義

問譴之為敬何也曰譴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

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為敬是譴卽

禮也

問駿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駿者明之早也  
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  
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  
明義駿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  
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  
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  
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  
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  
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  
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  
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  
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  
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毗之訓厚本詩福祿麤之韓  
詩作毗而郭乃以毗輔爲說窕之訓開本詩窕窕淑女  
毛釋窕窕爲幽閒窕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  
隙爲說閱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  
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痾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

潛石堂文集 卷一  
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妒爲說庶之訓侈侈  
乃膠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眾多爲奢侈  
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  
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  
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  
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  
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

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  
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  
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  
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  
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  
賜予之子台朕陽爲予我之子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  
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彌輔增崇傳合重疊  
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為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  
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  
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觶觶  
觶觶即穀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為阮塹之稱夾滌以其一為衍字然  
乎曰夾滌說是也詩具贅幸荒毛訓荒為虛我居圉卒  
荒鄭亦訓為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  
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  
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

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為無  
實於咸為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為滕矣徵者事之虛春  
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  
死也濂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  
謂穀之飛為蠱也說文濂从水為水虛歟从欠為飢虛  
郭引方言濂訓空以為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為病郭既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為說又云戮逐  
未詳何也曰戮當為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  
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癘當爲癘癘者瘦之病也詩棘人欒欒兮說文作癘癘正字欒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徽之爲止何也曰徽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繫用徽纏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愠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社漢書律志徵社也

問豫之爲獸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

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茨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獸義則豫亦訓獸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獸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栝頰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栝鄭訓栝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頰字

問迪傲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傲其城傳云傲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騶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騶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譏嘉善也譏亦假

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愆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

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闕宮有恤鄭訓闕爲神正義謂闕與恣字異義同竊意恣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恣又有慎義謀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贍贍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太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

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面自己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遜之爲逮何也曰遏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遜卽噬字詩唐風噬芻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益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



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豈支之訓載郭以為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

嶠謂豈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

訓為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為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

方釋文有子變子協二音即此浹也毛訓挾為達漢儒

諱徹為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為浹

問凌之為慄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

也慄當為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

也

問洵之為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  
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僊之為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屑蓋僊與屑通漢書  
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即爾雅之僊  
也陸德明以為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為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為相此經典  
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  
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  
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韌膠也當引春秋傳  
不義不暱說文引作韌或作韌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

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  
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  
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倣作  
也當引詩有倣其城

問檢之爲冏何也由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  
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  
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階闇之階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  
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  
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

妄加自旁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出於未通六  
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  
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怳怳之爲夔何也曰古書怳與妯通漢書敘傳妯妯  
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妯妯惕惕夔也是孟所見爾雅  
本作妯妯矣說文怳夔也又云妯美女也或作妯怳正  
字妯妯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  
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問說文襍字下引爾雅襍襍積積句今爾雅無其文何

也曰說文無積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洄洄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洄洄愾也僂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洄洄或作襍襍見陸氏釋文豈純亦讀洄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闕所以止扉又謂之闕何也曰止扉之闕蓋闕之譌說文闕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闕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闕字去本亦作闕

問餅金謂之鈹餅鈹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鈹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其金版是鈹當爲版也但未審餅字所从曰餅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

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餅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未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鉤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旣夕記獫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

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眇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無琬字何也曰說文瑁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琬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岾矣烝然鯁鯁鮪鮪一之日暉浹雨雪漙漙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禡不云春秋傳成閏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躐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扂闔謂

之楫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雅此霽謂之霽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問祭山曰瘞縣釋文云瘞或作庀又作歧瘞庀歧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岐引爾雅祭山曰瘞縣爲證是先鄭以瘞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歧則岐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所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瘞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

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即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問小山岌大山岷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岷字不審所从曰子族子培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岷即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即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為北岳之恆山審矣郭翻岌為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駁駁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縣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岌加山旁或誤讀為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屈屈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屈蓋屮字之譌說文屮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屈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屈戶閣反或作口閣反予謂當為口閣切乃與韻協問岵岵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岵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岵或為紀紀之言基也又為岵岵之言基也基基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為後師所亂如崔嵬祖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為正也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為誤然否曰玉篇艸

部有蓋字也。夏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菴。刊本作藁。芋麻。刊本作芋。味莖。著刊本作莖。燕白脰。烏刊本作鳥。鸞白鷹。刊本分楊鳥爲二字。鳶烏醜。烏醜。刊本烏皆作鳥。鷹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菟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菟。奕也。說文木耳。一名黃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藁爲烏菴。藁爲菟。莖爲菟。莖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藁卽白菴。見於玉篇。詩云。菴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斂一名菴。核核本有菴音。則斂之爲藁審矣。釋艸一篇。釋藁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皤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皤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皤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藁也。

問菟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菟。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漚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漚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薈虞蓼疏謂薈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  
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爲薈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收蚘蚘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  
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  
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  
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問藺鹿藿之藺說文作藺讀若剽藺藺二字形聲全別  
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  
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藺譌爲麋又以聲

轉爲藺爾釋艸又云藺藺豈亦鹿藿之別名歟

郭以藺爲藺藿

問藹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  
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藹字當爲藹後人妄加艸耳  
瀉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瀉注瀉與鎬  
同史記爲吾遺瀉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媿瀉字竝从  
糸旁

問說文藹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藹而藹爲龍古  
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澧篤信許氏亦疑此  
條有譌予謂藹藹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  
藹在藹上藹爲薺實則藹爲龍古之大者矣藹卽藹字

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賡爲泉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賁者也牡麻者泉麻也泉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泉謂泉爲麻可也謂賡爲泉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泉本無實解賡爲泉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泉是雄麻賡是子麻爾雅云賡泉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筭方曰筭而鄭注論語云筭筭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篇苻止是何艸曰篇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篇苻也止灤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綦

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綦蓋綦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鳥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綦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菱蕨據之據釋文音亾悲反蓋从麤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麤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據無據當从孫叔然音作據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荔鼎董遂葛莖菹菹祿祿鉅鉅鈹鈹之類皆雙聲蕨據亦雙聲故知據爲轉寫



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薜苒爲蒨芝之別名獨釋艸  
薜苒與蒨分爲兩條薜苒卽英茺蒨卽蕨據說者疑之  
予謂英茺與蕨攢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蕨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蕨字蓋卽蕨也說文蕨山  
非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蕨小葉之蕨有兩音一爲稽葉反則字當从艸一爲  
阻畱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  
文有蕨無蕨蕨乃傳寫之譌史記鮑生說我服虔以爲  
小人貌鮑與蕨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蕨爾國  
杜云蕨小貌說文無蕨疑卽此蕨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莠爲一句樓當爲樓說  
文樓卽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棟讀胡  
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棟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  
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  
莠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  
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芍莢義亦不  
了予謂莢當爲莢說文芍莢也茅根也莢艸根也芍莢  
連下莢根爲句芍莢莢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莠之  
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

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臧椽貢棊枕繫梅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繫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楸臧椽也樊光本椽作楸說文榕木也疑卽臧椽矣貢棊疑與枕繫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杓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棹午買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然否曰牡棹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也稊鄭本作萑萑木叟生讀如夷謂

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常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釋文敲或作敲敲似皆俗字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紵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拗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

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袍適木魁癩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袍一名適木適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癩別爲一句卽癩木魁其別名耳

問蛟蟻蛭郭云江東呼爲黃蛭邢疏謂蛟一名蟻蛭然否曰說文蛭蟻蝗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蛟蟻也古書从友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馱讀若撥國語王耕一撥或作坡詩鱸鮪發發說文作鮫鮫此亦以發皇爲蛟蟻蟻皇音同蛟蟻一名蛭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晉芮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豹蠹蝮蛭既以石蝮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蠹蝮卽蠹蝮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蝮蝮謂之髦或謂之灯或謂之芊芊髦卽蛭之轉芊芊卽莫豹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豹卽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豹異文而同音莫豹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

譏其不了

問蛭蝨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蟻本艸水蛭一名蛟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麋肌蛛之屬密肌疑卽肌蛛也說文蟲多足蟲也或作蚤

問鴉鷁字从弁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裊笠淮南說林訓烏文勝日而服於雛禮高誘注雛禮爾雅謂裊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尚是裊字雛裊音相近禮笠聲

相轉也今本字从弁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鴻爲裊也

問魍白虎之魍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魍當爲魍字之譌說文魍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一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鬪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坻書典祀毋豐于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

於爾旁著人讀為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為乃爾從爾聲而音轉為尼輒切也問犬生三豎二師一獬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豎聲尚相近而說文無豎字何故曰豎當為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豎疑與豕縱音相似傳會不足信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

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為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逆流而上曰沂泂順流而下曰沂游目上為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為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為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為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為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紉茲妃星謂之天堂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

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為天皇之譌下天堂則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指天潢而言細茲未詳

潛研堂文集卷十

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嘉定錢大昕

荅問八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即括囊之括馘即跋能履之跋擗即哀多益寡之哀拊即介于石之介哉即朋益簪之簪櫛即觀我

柔頤之朶觀卽虎視眈眈之眈儵卽其欲逐逐之逐黼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坎卽婦子嘻

嘻之嘻趣卽其行次且之次論語造次必於是亦从此櫛卽繫于金

柅之柅趣卽漸進之漸嬌卽歸妹以須之須菩卽豐其

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豐擘卽極淡研幾之研索卽探

蹟索隱之索虞卽天地定位之定周禮冥繫世亦从此矧卽書方

鳩僇功之鳩馘卽明明揚側陋之揚禴卽類于上帝之

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訶卽詢于四岳之詢諧卽稽首

之稽俛卽稷契之契蒔卽播時百穀之時敷卽典朕三

禮之典火卽分北三苗之北斂卽翕受敷施之施絲卽

粉米之米睽卽叢脞之脞舍卽厥貢屨絲之屨泠卽沱

潛旣道之潛齧卽岷山導江之岷嶽卽四隩旣宅之隩

楨卽若顛木之顛指卽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

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卽王來自奄之奄黶卽盧

弓之盧縑卽詩參差荇菜之差規卽左右芼之之芼蒿

卽于以洲之之湘鬻卽維錡及釜之錡黻卽素絲五緘

之緘徐卽舒而脫脫之舒貯卽佇立以泣之佇詢卽母

氏劬勞之劬飭卽北風其涼之涼箋卽凌而不見之凌

婉卽燕婉之求之婉櫛卽倚桐梓漆之倚薄卽綠竹猗

猗之竹娵卽有匪君子之匪臯卽且往觀乎之且嬖卽

子之還兮之還綱卽葛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  
提淨卽彼汾沮洳之如茶卽椒聊之實之椒聊卽獨行  
景景之景輦卽五檠梁朝之檠獻卽蒙伐有苑之伐禘  
卽與子同澤之澤燎卽倭人僚兮之僚迺卽神之弔矣  
之弔藿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崑卽節  
彼南山之節傷卽我心憂傷之傷溯卽不敢馮河之馮  
昇卽弁彼鸞斯之弁疇卽怒焉如濤之濤刊卽子忖度  
之之忖翼卽無拳無勇之拳耀卽佻佻公子之佻盥卽  
監亦有光之監莊卽無將大車之將晡卽有泮萋萋之  
泮揆卽天子葵之之葵圃卽如食立醜之醜屬卽綱直

如髮之綱黻卽其麗不億之麗唯卽白鳥鶴鶴之鶴牽  
卽先生如達之達筭卽于豆于登之登筭卽篤公劉之  
篤悵卽以謹懔懔之懔齋卽天之方濟之濟集卽荏染  
柔木之荏疹卽瀆我以旱之瀆懇卽旣成藐藐之藐鄙  
卽出宿于屠之屠仍卽仍執醜虜之仍棄卽佛時仔肩  
之佛睢卽烝烝皇皇之皇猶卽百祿是適之適挺卽松  
桷有槌之槌僂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之鄆閏卽隧而  
相見之隧衛卽帥師之帥並卽去順效逆之逆郵卽觀  
魚于棠之棠戲卽伐戴之戴劓卽工則度之之度暨卽  
鄭伯入許之許郟卽溫原絺樊之絺瞻卽祝聃射王之



盱臙卽不疾疾蠡之蠡球卽泣盟之泣汲卽生急子之  
急慘卽余心蕩之蕩擻卽批而殺之之批穀卽穀於菟  
之穀爪卽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郊卽盟於葵邱之葵  
趙卽作爰田之爰駮卽終朝而畢之畢擊卽鞞鞞之鞞  
胡卽別鍼莊子之別徑卽匹夫逞志之逞室卽作僖公  
主之主顛卽請食熊蹯之蹯玲卽來含且賙之含鄒卽  
舒蓼之蓼茵卽埋諸馬矢之矢癘卽三進及濡之濡昧  
卽提彌明之彌壘卽寡君須矣之須鉛卽西鉏吾之吾  
取卽鄭公孫輒之輒玕卽君出自丁之丁翟卽四嬰不  
蹕之嬰鞞卽轡之柔矣之柔邠卽馮滑之馮蓋卽罪戾

是懼之戾叁卽糞除之糞造卽蕞氏之造之造鄒卽祭  
公謀父之祭甸卽周走而呼之周媻卽琴瑟專壹之專  
鄭卽乾祭之門之乾順卽使髡之之髡裼卽渴葬之渴  
儻卽及者何累也之累流卽賊也之賊貼卽卒怙荆之  
怙裔卽賁渾之戎之賁覽卽視歸乎齊侯之歸剗卽禮  
記恭敬擗節之擗薨卽悼輿耄之耄君卽羣居五人  
羣筮卽不同梳枷之梳話卽毋嚶羹之嚶改卽笑不至  
矧之矧粹卽大夫曰卒之卒殯卽四足曰漬之漬爰卽  
拜而夔拜之夔舉卽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卽畏厭溺之  
溺拙卽負手曳杖之曳葭卽寢苦之苦顛卽不爲魁之

魁儼卽疑女於夫子之疑種卽喪之有踊之踊辟卽辟  
雍之辟迺卽山澤列而不賦之列迺卽移之郊之移死  
卽其器疏以達之疏拓卽鈞衡石之石鞞卽角斗甬之  
角笛卽具曲植之曲簾卽籊篥之籊篥卽命國難之難  
霽卽天多沈陰之沈交卽黼黻文章之文霽卽其音羽  
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儼卽數將幾終之幾增卽夏  
則居檜巢之檜越卽則鳥不獮之獮句卽器用陶匏之  
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髡卽爾爾之爾脂卽柔色  
以溫之之柔飴卽免薨之免沔卽濡魚醢醬之濡濡卽  
朝元端之端颯卽疏屏之疏鬲卽夏后氏楬豆之楬牒

卽聶而切之之聶緝卽其聲嘽以緩之嘽傷卽嘽諸慢  
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窳卽回邪曲直之回鄴卽  
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糶卽其騎有祓之祓廷卽頃步  
之頃逵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叙卽陷阱之阱鬼卽睨而  
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侶卽序昭穆之昭嚆  
卽恂慄之恂蓋卽合昏而醕之昏璫卽縝密以粟之粟  
情謂皆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嫫卽女奚之奚美卽匪  
頒之頒醢卽益齊之益蔘卽淡蒲之淡握卽帷幕幄帟  
綬之幄輓卽夏纁元之纁裂卽教帔舞之帔聖卽教皇  
舞之皇擗卽恤民寤陋之寤媿卽以媿詔王之媿埒卽

駢剛用牛之駢詭卽以詔辟忌之忌獄卽公執桓圭之  
 桓趺卽鞮鞻氏之鞮舛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  
 之條指卽犬視尾囊疏飾之疏蒨卽素車芴蔽之芴駟  
 卽萃車之萃之萃側卽爲邦朋之朋鏃卽夫遂取明火  
 之遂遂卽諸侯邦交之交材卽輪牙之牙輶卽雖敵不  
 匡之匡操卽指其藪之藪權卽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  
 兵欲無蝟之蝟場卽裸圭尺有二寸之裸珣卽駟琮七  
 寸之駟艤卽弓之畏之畏撻卽儀禮賓厭介之厭初卽  
 朱羽糝之糝搗卽苴經大鬲之高坡卽塗用塊之塗酌  
 卽醕尸之醕匙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捫卽因不失其親

之因馘卽郁郁乎文哉之郁躡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  
 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馮卽觚不觚之觚雉卽弋  
 不射宿之弋鷹卽君子不黨之黨認卽慎而無禮則憇  
 之憇啓卽啟予足之啟愍卽與與如也之與纒卽紺緹  
 之緹坳卽附益之附稜衡皆卽不踐迹之踐督卽察言  
 而觀色之察券卽無倦之倦墮卽溝瀆之瀆愒卽譎而  
 不正之譎原卽鄉原之原簿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  
 有餓莩之莩辟卽卒然問曰之卒彊卽擴而充之之擴  
 卽卽蓋大夫之蓋墜卽隱几而臥之隱倅卽倅倅然之  
 倅齟卽以釜甑爨之甑藹卽艸木暢茂之暢僚卽眸子

瞭焉之瞭惡卽毋忒之毋忒卽自怨自艾之艾艸卽草  
莽之莽美卽僕僕爾亟拜之僕屐屐亦卽僕僕也詎卽  
人皆曰詭詭之詭欺卽自視欲然之欲暉卽摩頂放踵  
之踵狃卽以言飾之之飾取卽爾雅傲落權輿之傲訥  
卽擊仍之仍策卽咨昔之昔倍卽鬱陶繇之繇侈卽侈  
侈之侈係卽狃復之狃遷卽駟傳之駟抵卽抵抵惕惕  
之抵相卽檣謂之梁之檣坳卽墳大防之墳漁卽水醮  
曰曆之醮萊卽朮山薊之朮芋卽葶麻母之葶藶卽莞  
苻籬之莞苦卽栝樓之栝芫卽杭魚毒之杭板卽栲山  
樗之栲櫟卽柚條之柚枳卽時英梅之英鬪卽長脊而

泥之泥又如學波卽感發之異文凜瀨颯颯皆卽栗烈  
之異文禡鋒卽粵峯之異文參綫卽參差之異文彳亍  
卽躑躅之異文遺遺卽攢瀆之異文弓弓卽節奏之異  
文趁趨卽屯適之異文招搖卽招搖之異文哥魯卽歌  
謠之異文蔽類卽剗贖之異文凜凜卽提攜之異文嬰  
媿卽嬰兒之異文揃掖卽翦滅之異文弓嘽卽菡萏之  
異文營蕭卽鞠窮之異文時躅卽踟躕之異文跌踢卽  
佚宕之異文醮頰卽蕉萃之異文今人視爲隱僻之字  
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取其合乎  
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

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眞者也

問說文顛好貌詩所謂顛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顛首卽螻首蛾眉螻與顛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蛭蜻蜻郭讀蜻如情與螻聲近顛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靖與淨通故蜻或作顛

問古者鼎有局有甬士喪禮有抽局取甬之文注謂加局於甬上則局與甬非一物矣今文局爲鉉鉉卽局也說文以甬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甬以木橫

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甬七箇

則叔重固讀若局未嘗讀若口也口與回同甬卽局之

異文易謂之鉉鉉又局之轉聲

古音姑  
泣切

也甬从一所以

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甬少聞甬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甬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𣪠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𣪠字子石文从段不从𣪠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宐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

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宐有之辭如有蜚有或鸛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宐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宐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圜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圜之文而後人乃以圜圍升雲爲句疑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爲仇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侯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泚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泚爲水吏何也曰水吏不見於經典當是水文之譌廣韻泚泚水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

字耨餌皆爲雜飯則汧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馭  
汧李善注馭汧蹙聚也馭汧卽蹙汧

問左塾右塾見於尚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  
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  
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  
竝作埠則埠卽塾也說文埠从土亭聲亭讀如純純塾  
聲相近故孰亦从亭得聲埠者射桌之名古之男子無  
不習射故常設埠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  
音誤分埠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  
塾字世遂無識埠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  
明之爲豕豕从豕彘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  
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  
謬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  
豕豕本取豕聲而誤从豕彘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婁  
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  
从豕亦以豕爲彘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  
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彘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杀聲徐常侍謂杀相傳音察未知所出  
此字豈从父而朮聲乎曰杀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𠂔

書本古文肆字尚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肆从兩彡與  
彡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  
殺从殳彡聲古文又作彡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彡爲  
彡非別有彡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剗  
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彡从朮之彡後人妄作非許  
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未希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彡从巾  
巾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蒂晞皆取希聲明  
有希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氏讀希爲緡  
希卽古文緡也古文緡緡皆从巾今本說文有裕無希

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裝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些與茲斯咨已竝  
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些之異文許君  
以些爲些苛字些爲些麻字而以裝爲楚些字大徐不  
知些卽裝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宀从宀从灾灾與宀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  
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  
爲晝則老爲夜矣宀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宀當  
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肆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談  
聞注亦云談之言小也宀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



訓歟或云安卽𡗗字禮記食三老五𡗗於太學蔡邕以爲五𡗗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𡗗商邱開之舍注云𡗗當作安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鯨申差徐廣曰一作𡗗晉人法帖亦書𡗗爲𡗗安與𡗗通似非無徵然說文安𡗗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𡗗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册盍簪虞翻本簪作𡗗𡗗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𡗗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𡗗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𡗗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

或作熾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元謂熾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埴與臚𡗗與熾文異而義同皆取黏黏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苗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苗熾卽𡗗也𡗗苗卽俶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𡗗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攷知熾苗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人𡗗曰𡗗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屣行屣屣也讀若僕文从夂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許君闕之曰尸當爲肩之省肩肩與屣屣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卽屣屣之異文也

問說文𠂔𠂔不見也字書無𠂔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蓋从𠂔从𠂔省論古文次次不前不精也𠂔遠也𠂔部有𠂔字亦訓𠂔𠂔不見莊子逍遙游篇窅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卽𠂔字之譌

問說文軌部有軌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軌之籀文乾籀文作軌卽从此字叔重注當有籀文字

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并非徐氏之舊矣

問說文𠂔讀若抵破之抵徐鉉謂𠂔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鞀謂之𠂔此字當从木𠂔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是其證也𠂔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彙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𠂔爲𠂔不知說文元無𠂔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毆禽近儒譏其穿鑿而遠於理  
信有是乎曰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  
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  
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  
會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壑  
之說略同爲人子者既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  
持弓以助毆禽又何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爲  
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雉字注云姿雉姿也此語難解曰姿雉卽姿唯  
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雉爲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也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縗爲鬼衣縗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幘目用  
緇鄭讀幘爲葛蕭縗之之縗而許亦讀縗如葛蕭縗之  
則縗卽幘也幘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  
以迨羣曹大家服虔並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  
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獲履莫剛切孔  
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履字蓋卽孟之轉  
聲戰國有芑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芑音也

莊子孟浪之言

切亦芒之上去兩音也 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

為蔓猶蠱沒轉為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

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疊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疊字疊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媿周禮疊鄭司農多讀為微為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疊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疊字俱已作疊也曰疊卽疊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疊者廣韻疊下重出疊字注

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疊為微微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媿卽說文之媿詩誰侑子美韓詩作媿媿卽媿也媿讀若媚與今人讀異疊媿古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微許歸切因轉疊為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矧壽字多作疊或作疊楊南仲謂疊矧古同文矧轉為門詩鳧鷖在疊是也門又轉為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疊疊是也疊者疊之省隸變為疊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疊疊恆沙句疊疊卽疊疊可證疊疊非異文予又疑疊鐘字亦當

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覺覺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壘壘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壘即覺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為晉星闕伯主辰辰為商星於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說文訓參為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為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如肸響布也湫隘下也詁訓故言也昧爽

旦明也漢燧候表也穎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古書簡而有法矚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篇頗取予說

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大半淺俗且如喚即喚睥即牟權即灌荀即郇藏即臧撞即童蹉陀即差池逍遙即消搖餘臙即餘皇鼎臣既已知之而率意增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攷其所增多

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刹僧塔西域之野文  
釵釧襖衫閨閣之俗號勘辨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  
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道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  
其不可矧枉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  
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  
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猜忌之  
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閒於注中微見其旨千載以  
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  
以為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愆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嘉定錢大昕

答問九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  
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  
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  
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為伏羲  
之後其後為后稷堯為神農之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  
昊後契為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  
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為堯所知亦無足怪

於情事似近之又攷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攷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者是也

昭王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丹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滕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

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  
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  
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閒廣陽城陽廣  
陵皆止四縣菑州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  
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  
文景以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  
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  
曰予初亦疑其說後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  
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  
侯表攷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閒二十三  
人菑川二十一入魯二十八王子侯之食邑皆改入漢郡  
無怪乎封域之日蹙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  
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  
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  
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  
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安險  
皆嘗為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城薪處皆注涿字安險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



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北新城縣劉向以為涿郡

志末論十二國分而域蓋出於劉向

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問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為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婿與吏有罪亡命者竝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齋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然則贅子

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人

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

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

婿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者非

也今人以就婿為贅婿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

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

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

樂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

之誤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

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國非謂擊

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問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樂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竝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樂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

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閒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宏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

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  
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  
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攷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  
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  
之謹慎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  
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  
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汝水篇以  
爲陳畱之成安安成侯劉蒼在潁水篇以爲長沙之安  
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

爲酸棗之桃虛

屬東郡

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

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潁水篇以爲豫

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乎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

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侯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

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攷本傳云辟陽近甯

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

友封國攷漢表明友本封平陵處其地在南陽之武當

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

世祖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攷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

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

之故封其誤更不待辯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威南陽有山都沛有廣威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宜無不就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侯國百四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卽占本籍者蓋亦無多以漢表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侯宣虎之後爲南安簪裹肥如侯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侯丙倩之後爲高宛大夫涅陽侯呂騰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侯許惲之後爲宋子大夫猗氏侯陳遯之後爲猗氏大夫昌侯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侯任敖之後爲廣阿簪

襄邛侯黃極忠之後爲邛公乘穀陽侯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侯子孫占居它籍若汾陰侯周昌之後爲沃侯國士伍梁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乘陽都侯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昌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河陽侯陳涓之後爲卽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爲鯛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後爲項圍大夫武原侯衛肱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之後

爲高宛簪襄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之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乘鐸土軍侯宣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涪不更陽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春大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它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它故遷徙乎是皆不可攷矣

問蒯成侯周繼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𠂔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沙而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

郟右扶風郟鄉又沛城父有郟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蒯成縣蓋析郟之郟鄉置字譌為蒯耳索隱以為屬北地誤矣然周繅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繅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郟則云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它無所見然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郟無疑也或又疑長沙為吳芮封國何以繅得會邑其閒此又不然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雷琅邪齊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鉅鹿

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閒而陳平得會之然則漢初列侯會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會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廣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邾濟北王都盧而已此外尚有可攷者否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彭越為梁王都定陶英布為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後徙代王都馬邑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盧縮為燕王都薊楚王交都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

長都壽春趙王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  
晉陽又徙中都淮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菑菑川王  
賢都劇膠西王卬都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即墨河閒王  
辟疆都樂成臨江王闕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  
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都鄒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  
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  
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真定王  
都真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  
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攷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

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  
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  
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  
糅者也今攷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  
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  
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  
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  
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  
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  
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

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太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  
自名班氏藝文志云太史公百卅篇馮商續太史公七  
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單襄公晉惠公諸條  
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  
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末又未諭班氏  
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  
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攷之揚氏  
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  
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  
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偏而犇楚  
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  
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  
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  
不宜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  
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又云其  
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溱汾陰卽紀所書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  
書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



射熊館則紀無之蓋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

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撻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駒除撻陽長

見太平御覽

駒除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

尚有撻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臯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爲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此外更可有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雷二老父此子虛亾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夏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夏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夏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而破亾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夏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與令主之上哉范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俗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今世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

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  
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  
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不審  
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  
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  
臣握重權者身歿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  
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  
獄誅歿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奉於建興十二年

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  
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  
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  
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

祝阿攷漢之濟南治東平陵

今歷城縣地

領縣十四與此所

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屬

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晉之濟南

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

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廣城

廣城

蓋歷城之譌 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即東平陵六縣土鼓逢陵二

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有也又云朝陽晉曰

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

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即墨下密平壽

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

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即墨下密三縣竝云太康地志屬

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攷杜預左傳集解濟

南郡有歷城縣見桓十年有平陵縣見莊十年有於陵縣昭十年

有涇陰縣哀十年而平壽襄川年及即墨縣襄六年自屬北海

郡北海又別有都昌縣莊元年皆不與晉志同又攷武帝

紀秦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為濟南王凌為北海王北

海與濟南同時竝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

悟志有脫文蓋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

壽下密膠東即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

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

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

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

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為補

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

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可攷否曰子嘗以諸史參攷得其大略蓋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國皆有太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宐勞以碎務陳畱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一品以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由是毅遂爲州都然

則州大中正缺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尚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爲中正也文獻通攷云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見晉書孫楚傳

所云狀者若

今之攷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在多以公輔居之而荊州兼督八州地居分陝權任

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荊州之上桓溫在荊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濶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

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并而爲一則詞意軒  
輒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  
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  
於魏周隋改元皆書齊之改元則不書又魏周諸帝書  
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之薨皆書於南史而泰獨  
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  
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  
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  
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  
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

爲無謂不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  
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  
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  
以朝代爲限斷是乃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旣合  
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別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  
詞益靡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  
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





